

外国 文艺

AIGUO

1983/3

ENYI

WAIGUO WENYI

外国文艺

(双月刊)

一九八三年 第三期

目 录

学会恨(小说)·····[苏联]米·肖洛霍夫作 草 婴译 (3)

服丧的白雪(长篇小说)·····[法国]亨·特罗亚作 小 禾译 (22)

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专辑

不听话孩子的狂欢节

·····[苏联]谢·米哈尔科夫作 任溶溶译 (125)

三个儿童故事·····[瑞士]彼·比克塞尔作 汇 涓译 (159)

韦尔蒂小说四篇·····[美国]尤·韦尔蒂作 (172)

 钥匙·····屠 珍译 (174)

 我为什么住在邮局·····屠 珍译 (186)

 旅行推销员之死·····杨 怡译 (201)

 漂流者·····成培德译 (216)

尤多拉·韦尔蒂访问记

..... [美国] 安·泰勒作 杨 怡译 (263)

朱达·沃顿短篇小说两篇

..... [澳大利亚] 朱·沃顿作 黄源深译 (269)

刀 (270)

劝阻 (280)

维森特(小说).....[葡萄牙]米·托尔加作 彭子铃译 (287)

雪女(小说).....[日本]和田芳惠作 赖育芳译 (293)

外
国
文
艺
动
态

法国 1982 年度梅迪西斯奖评选结果(21) 日本第 88 届
芥川文学奖揭晓(312) 法国 1982 年度费米纳文学奖揭
晓(314) 新发现一批卡夫卡藏书(315) 西班牙文学
名著《蜂房》拍成电视剧(124) 日本音乐家对中国音乐
的一种看法(316) 日本音乐家三木稔发表《古÷今+东
×西》(317)

法国雕塑家马约尔(美术家与作品).....欧阳英 (308)

雷诺阿胸像(青铜)[法国]马约尔 (封二)

花神(青铜)[法国]马约尔 (封三)

少女躯干(大理石).....[法国]马约尔 (封三)

地中海(青铜)[法国]马约尔 (封四)

封面设计任 意

Foreign Literature and Art (Bi-Monthly)

No. 3, 1983

Contents

M. Sholokhov (USSR)	
Science of Hatred (story)	3
H. Troyat (France)	
Snow in Mourning (novel)	22
S. Mikhalkov (USSR)	
The Feast of Disobedience (A Fantastic Tale)	125
P. Bichsel (Switzerland)	
Three Children Stories	159
E. Welty (USA)	
The Key (story)	174
Why I Live at the P. O. (story)	186
Death of a Traveling Salesman (story)	201
The Wanderers (story)	216
A. Tyler (USA)	
A Visit with Eudora Welty (essay)	263
J. Waten (Australia)	
Knife	270
Try and Stop Them	280
M. Torga (Portugal)	
Vicente (story)	287
Wada Yoshie (Japan)	
Snow Girl (story)	293
Ouyang Ying (China)	
A. Maillol: A French Sculptor	308
(With Works by A. Maillol)	

1983 年第 3 期(总 30)		1983 年 6 月出版	定价 0.84 元
编 辑 者	《外国文艺》编辑部	印 刷 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
出 版 者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发 行 者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国外发行处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期刊登记 040 号

代号 4-286

WAIGUO WENYI

外国文艺

(双月刊)

一九八三年 第三期

目 录

学会恨(小说).....[苏联]米·肖洛霍夫作 草 婴译 (3)

服丧的白雪(长篇小说)···[法国]亨·特罗亚作 小 禾译 (22)

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专辑

不听话孩子的狂欢节

..... [苏联]谢·米哈尔科夫作 任溶溶译 (125)

三个儿童故事.....[瑞士]彼·比克塞尔作 汇 涓译 (159)

韦尔蒂小说四篇.....[美国]尤·韦尔蒂作 (172)

钥匙.....屠 珍译 (174)

我为什么住在邮局.....屠 珍译 (186)

旅行推销员之死.....杨 怡译 (201)

漂流者.....万培德译 (216)

尤多拉·韦尔蒂访问记

..... [美国] 安·泰勒作 杨 怡译 (263)

朱达·沃顿短篇小说两篇

..... [澳大利亚] 朱·沃顿作 黄源深译 (269)

· 刀 (270)

· 劝阻 (280)

维森特(小说).....[葡萄牙]米·托尔加作 彭子铃译 (287)

雪女(小说).....[日本]和田芳惠作 赖育芳译 (293)

外国文艺动态

法国 1982 年度梅迪西斯奖评选结果(21) 日本第 88 届
芥川文学奖揭晓(312) 法国 1982 年度费米纳文学奖揭
晓(314) 新发现一批卡夫卡藏书(315) 西班牙文学
名著《蜂房》拍成电视剧(124) 日本音乐家对中国音乐
的一种看法(316) 日本音乐家三木稔发表《古÷今+东
×西》(317)

法国雕塑家马约尔(美术家与作品).....欧阳英 (308)

雷诺阿胸像(青铜)[法国]马约尔 (封二)

花神(青铜)[法国]马约尔 (封三)

少女躯干(大理石).....[法国]马约尔 (封三)

地中海(青铜)[法国]马约尔 (封四)

封面设计任 意

学会恨

[苏联]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草 婴译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 1905—), 苏联大作家, 以创作《顿河故事》、《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一个人的遭遇》等小说著名于世。

《顿河故事》是肖洛霍夫的早期短篇小说集, 主要描写顿河地区的内战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共四卷, 写于1928—1940年, 获1941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这部人物众多的长篇巨

著主要反映十月革命前后顿河一带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哥萨克各阶层的矛盾冲突和兴衰变化。《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发表于1932年, 第二部完成于1960年, 并于同年得列宁奖。这部小说描写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和两个营垒之间的尖锐斗争。

肖洛霍夫在卫国战争中任随军记者, 写了不少特写和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学会恨》和《他们为祖国而战》(长篇小说, 尚未完成)都是以卫国战争为题材, 反映了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学会恨》(Наука ненависти)发表于1942年6月22日, 正好是卫国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日子。这个短篇小说通过盖拉西莫夫中尉的遭遇, 反映了法西斯军队的残酷和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血腥罪

行，以及红军战士经过战争的磨炼，自然而然地培养出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也就是学会了恨。这篇字数不多的小说在卫国战争传布极广，在激发红军对法西斯的仇恨和鼓舞斗志上起过很大作用。

肖洛霍夫定居于顿河地区，熟悉哥萨克的风土人情，目击当地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深刻同情人民的遭遇，同时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在创作上，他出色地继承俄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手法，同时恰当地汲取生动的民间语言，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所描写的生活真实动人，塑造的人物血肉丰满，感情真挚，使人读了发生强烈的共鸣。

肖洛霍夫在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

在战争中，树木和人一样，各有各的遭遇。我看到过一大片被我军炮火削平的树林。前不久，有一批德军从C镇被驱逐出来，在这个树林里建筑工事，企图固守这个地方，但死神却把他们连同树木一起摧毁了。在被炮火轰倒的松树下躺着无数僵硬的德国士兵，他们的断肢残臂在翠绿的蕨草丛中腐烂，就连那被炮弹劈开的松树散发出来的松香都掩不住腐尸的令人窒息的恶臭。仿佛布满焦黄的粗糙弹坑的大地都散发出墓地的气味。

死神庄严而沉默地统治着这片被我们的炮弹凿得坑坑洼洼的林中空地，空地中央只有一棵小桦树孑然独存，象奇迹一般保留下来。风吹动它那被弹片削得伤痕累累的树枝，把它那油光光的粘稠嫩叶吹得飒飒作响。

我们穿过这片空地。那个走在我前头的红军联络兵轻轻地拍拍桦树干，亲切而惊讶地问道：

“你这条命是怎么保全下来的，宝贝？……”

松树被炮弹击中，象砍断一样倒下来，只剩下针叶稠密、松脂流淌的树梢，而麻栎迎接死神可就完全不同了。

早春时节，德军的一颗炮弹落在小河边上一株老麻栎上。老麻栎的一半干枯了，露出一个大窟窿，另一半被炸得倒在水里，它在春天里又奇妙地复活了，梢上盖满碧绿的嫩叶。现在，这株饱经摧残的麻栎，下半截的枝叶浸在淙淙的流水中，而上半截却依旧贪婪地把它那光洁厚实的叶子伸向太阳……

*

*

*

盖拉西莫夫中尉是个高个子，背有点驼，宽阔的肩膀象老鹰一般耸起。他坐在掩蔽部入口处，详详细细讲着今天的战斗情况，敌人坦克的进攻怎样被本营部队顺利地击退。

中尉的瘦脸十分安详，简直不动感情，那双红肿的眼睛疲劳地眯缝着。他说话声音低沉而颤抖，间或把他那骨节粗大的十指交叉在胸前。这个手势跟他强壮的体格和刚毅的脸容很不相称，却清楚地反映出他内心的哀伤和深沉的愁思。

他说到一半忽然住口，脸色也顿时变了：浅黑的双颊变得苍白，颧骨下的两块肌肉跳动起来，那双专注地向前凝望的眼睛冒出无法扑灭的仇恨的火焰。我不由得顺着他的目光转过头去，只见在我方防线前沿的树林里走着三个德国俘虏和一个押解他们的红军战士。这个红军战士身穿一件被太阳晒白的夏季军服，头上的船形帽推在后脑勺上。

红军战士走得很慢。他手里的步枪有节奏地不断晃动，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三个德国俘虏穿着溅满黄泥的短统靴，也勉强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着。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德国俘虏已过中年，凹陷的两颊上长满浓密的栗色硬胡子。他走到掩蔽部前面时，皱起眉头，象狼一般朝我们的方向偷看了一眼，又转过脸去，一边走，一边拉整挂在腰上的钢盔。这当儿，盖拉西莫夫中尉霍地跳起来，嚎叫一般对那个红军

战士喝道：

“你怎么，陪他们散步还是怎么的？加快速子！快把他们押走，听见没有！……”

他显然还要叫骂几句，但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就猛地转个身，急急地冲下台阶，跑进掩蔽部。在场的政治指导员看到我的惊奇目光，低声解释说：

“毫无办法，他受的刺激太多了。他被德国人俘虏过，难道您不知道吗？您有机会可以同他聊聊。他在那边吃了不少苦，从此就看得不得活着的希特勒匪帮，真正活着的匪帮！看到死去的不要紧，简直还很高兴，可是一看见俘虏，他不是闭上眼睛，脸色发白，头上冒汗，就是别转身走掉。”政治指导员向我靠近一步，咬了咬耳朵。“我跟他一起打过两次冲锋；他的力气大得象匹马，您真该瞧瞧他是怎么干的……打仗的场面我见得多了，但看到他拼刺刀和枪托的那副模样，还是使我吃惊。”

* * *

夜间，德国重炮隆隆地打着，进行骚扰。隔开一定时间，从远方传来均匀的炮击声。几秒钟以后，就听见在我们的头上，在星光灿烂的天空中炮弹呜呜吼鸣，吼声由远而近，又渐渐远去，接着在我们背后，在白天塞满往前线运送弹药的卡车的大路那边，升起了黄澄澄的火光，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在炮击的间歇，当树林里一片肃静的时候，可以听见蚊子在周围嗡嗡地合唱，被炮声惊动的青蛙在附近沼泽里怯生生地互相呼应着。

我跟盖拉西莫夫中尉一起躺在榛树下。他手拿一根折断的树枝赶着蚊子，不慌不忙地讲着自己的经历。我就记忆所及把他所讲的事转述在下面：

“战前我在西西伯利亚一家工厂里当机修工。去年七月九日我应召参了军。我家里有妻子、两个孩子和残废的父亲。嗯，那天送行的时候，妻子照例一边哭一边说：‘努力保卫祖国，保卫我们！万一不得已，就献出生命，但一定要取得胜利。’记得我当时笑着对她说：‘你算是我的什么人：是老婆，还是家庭宣传员？我又不是娃娃，至于说到胜利，那我们一定会把它从法西斯喉咙里剜出来的，你放心好了！’

“我父亲当然要强些，但他也免不了来一番训话。他说：‘维克多，你要记住，咱们家盖拉西莫夫这个姓可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姓。你是工人的后代，当年你曾祖就在斯特罗甘诺夫厂里做过工。咱们这个家族几百年来一直为祖国铸铁炼钢，这次你上前线一定要象钢铁那样坚强。现在的政权是咱们自己的政权，它在战前就把你培养成后备指挥员，你一定要奋勇杀敌！’

“‘爸爸，我一定照办。’

“我在去车站的路上顺便跑到区委。我们的区委书记专讲理智，是个干巴巴的人……嗯，我想，既然妻子、老子送行都要对我鼓励一番，那么这位老兄就更不会放过机会了，起码要讲上半个钟头大道理，错不了！不料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书记说：‘盖拉西莫夫，你坐下！出门以前照规矩坐一会儿，讨个吉利。’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我看见他的眼镜玻璃有点湿了……啊，我想，今天什么怪事没有哇！书记就说：‘盖拉西莫夫同志，现在的局面一清二楚。记得当年我看见你，你还是个光着脑袋的娃娃，当时你刚戴上少先队的红领巾，后来你入了团，后来又入了党，做了十年党员。现在你去打德国鬼子一定要狠，党对你抱着很大的希望。’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跟我们的书记热烈地亲吻，说也奇怪，当时我觉得他一点不象以前那么干巴巴……

“他这种亲切的态度使我感到十分温暖，我走出区委时真是心

花怒放，兴奋极了。

“接着我那个老婆也使我高兴。当然，送丈夫上前线，哪个女人都不会觉得好过的。嗯，我那个老婆因为伤心也不免有点手足无措。她想说几句重要的话，可她头脑里仿佛有一股穿堂风，把她的想法吹得一干二净。等到火车开动了，她还是跟住我的车厢，握住我的手不放，同时又急急地说：

“‘维克多，你要保重身体，留心别在前线伤风了。’我就对她说：‘娜嘉，笑话，笑话！我说什么也不会伤风的。那里气候好得很，简直可说是很温和的。’离别总很难受，但听到老婆那种傻里傻气的亲热话我又觉得挺有味，同时心里恨透了德国鬼子。我想，好吧，你们这批不讲信义的邻居胆敢来碰我们，那就等着吧！我们要把你们统统消灭光！”

盖拉西莫夫沉默了一会儿，倾听前沿阵地突发的机枪对射声，等到机枪声一停止，他又继续讲下去：

“战前我们厂里来了一批德国机器。我在安装的时候，总是反复抚摸每一个零件，仔细察看它的质量。没话说的，造这些机器的手都挺灵巧。我还读过德国作家写的书，也很喜爱。这样不知不觉我就对德国人民起了敬意。说真的，这样一个勤劳聪明的民族竟能容忍混蛋透顶的希特勒政权，有时真为他们抱屈，但这毕竟是他们家里的事。后来战争在西欧爆发了……

“我就这样乘车上前线，心里想：德国人的技术是强的，军队也可以。哼，同这样的敌人打仗，打他个落花流水，倒也痛快。我们在四一年的时候也不是什么草包，可以随便听人家摆布的。当然，我也没有指望这个敌人会老实，同法西斯打交道谈得上什么老实，可我从来没有想到，交手的希特勒军队竟是那样没有心肝的混蛋。好吧，这事以后再说……

“七月底，我们的部队开到了前线。二十七日清早投入战斗。

开头，没有经验，有点害怕。他们用迫击炮向我们猛轰，但到傍晚我们有点习惯了，就给了他们一巴掌，迫使他们撤出一个小村庄。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活捉了十五六个俘虏。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几个俘虏当时吓得脸色发白，我们的战士在战斗结束后冷静下来，个个都拿出身边的东西送给俘虏：有的拿来一小锅菜汤，有的送给他们烟草和香烟，有的请他们喝茶。大伙拍拍他们的脊背，叫他们‘同志’，还问这些‘同志’为什么出来打仗……

“有一个基于红军瞧着这动人的场面，忍不住说：‘你们同这些“朋友”倒挺亲热呀。他们在这儿都被当作“同志”，可你们真该瞧瞧，在战线那一边，这些“同志”干了些什么，他们怎样对待我们的伤员，怎样对待和平的老百姓。’他说这话等于在我们头上浇了一桶冷水，说完他就走了。

“不久，我们开始反攻，这下子我们可看够了……烧得精光的村庄，无数被枪杀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野蛮地杀害的断肢残臂的红军俘虏，强奸后被惨杀的妇女、少女和幼女……

“有个姑娘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难忘：她才十一、二岁，看来是在上学的路上被德国人抓住，拖到菜园子里强奸后被杀害的。她躺在被压坏的土豆藤上，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简直还是个娃娃呢。周围地上散乱着血迹斑斑的练习簿和教科书……她的脸被军刀砍得血肉模糊，十分可怕，手里却还紧握着打开的书包。我们拿雨衣盖住她的尸体，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战士们又都默默地走开了，可我却气得象发疯一般站在那里，低声念道：‘自然地理。巴尔科夫、波洛文金合编。初中教科书。’我这是在念着草地上的一本教科书的书名。这本教科书我是熟悉的。我的女儿也在念五年级。

“这事发生在离卢仁不远的地方。我们在斯克维拉附近的沟里还看到一个屠杀红军俘虏的刑场。你们有没有到过屠宰场？这

地方有点象屠宰场……沟里长着几棵树，树上挂着不少血肉模糊的尸体，没有胳膊，没有腿，上半身的皮都被剥掉了……沟底堆着八个被害人的残骸，一块块砍碎的肉，认不出究竟哪一块是属于哪个尸体的，只见一堆血淋淋的肉，上面还有八顶红军的船形帽，象盘子似的叠在一起……

“您想，我看到的这一切能用语言来表达吗？不能！没有这样的语言。这些情景只有亲眼目睹才会明白。嗯，够了，这些事别去说他了！”盖拉西莫夫中尉沉默了好一阵。

“这里可以抽烟吗？”我问他。

“可以，不过要用手掩住，”他哑着嗓子回答。

他也点着一根烟，继续说：

“不瞒您说，我们看够了法西斯匪帮干的勾当，自己也变狠了。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大家都懂得了，我们对付的不是人，而是一批嗜血成性的疯狗。原来他们现在杀人强奸，处死我国人民都是动过一番脑筋的，就象当年造机床和机器那样。后来我们又退却了，可是打得就象魔鬼一般狠！”

“在我那个连里，战士多半是西伯利亚人。不过我们保卫乌克兰的土地确实是豁出命来的。在乌克兰战场上牺牲了不少我的同乡，但法西斯匪帮死在那里的就更多。是啊，我们后退了，但给了他们狠狠的打击。”

盖拉西莫夫中尉拼命吸了几口烟，语气比较平静地说下去：

“乌克兰的土地真好，那里的风景也真美！每一个乡，每一个村都象我们的家乡，也许那是因为我们在那里慷慨地洒了鲜血。俗话说，鲜血是能培养出感情来的……每放弃一个村庄，心里真是不好受，简直象刀割一般。实在舍不得，舍不得放弃呀！我们撤离一个地方，彼此都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我那时从没想到过，会落到法西斯匪帮手里当俘虏，可

是偏偏让我碰上了。九月间我第一次负伤，但没有离队。二十一日在波尔塔瓦省杰尼索夫卡附近的战斗中我再度负伤，并且当了俘虏。

“德军坦克突破了我们的左翼，接着大队步兵跟上来。我们边打边退，冲出重围。那一天，我的连损失很大。我们两次击退敌人的坦克进攻，击毁敌人六辆坦克和一辆装甲车。希特勒匪帮大约有一百二十人倒在玉米地里。随后他们出动了迫击炮，我们被迫放弃那个从正午守到下午四点钟的高地。那天一早就很热。空中没有一片云彩，太阳晒得简直教人喘不过气来。迫击炮弹又象冰雹一般落个不停。大家口渴得要命，嘴唇都发黑了，我发口令的声音都哑了，简直不象是我的声音。我们正沿着一个谷地往前跑，忽然有个迫击炮弹在我前面爆炸了。我仿佛看见黑土象一根柱子似的升起来，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一块弹片打穿我的钢盔，另一块打中我的右肩。

“我不记得当时我失去知觉躺了有多久，后来被一阵脚步声弄醒了。我稍稍抬起头来，发觉我已不是躺在原来跌倒的地方。身上的军服没有了，肩膀有人给我匆匆包扎过了。头上的钢盔也没有了。头部也有人给我包扎过了，不过绷带扎得不牢，绷带梢儿挂在我的胸前。我刹那间想，准是我那些战士在路上匆匆给我包扎了一下，把我抬走的。我好不容易抬起头来，满心希望看到自己人。可是向我跑来的不是自己人，而是德国佬。这是他们的脚步声把我惊醒过来了。我当时看见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就象看一部好电影那样。我伸出双手向四下里摸索。我的身边没有武器：没有手枪，没有步枪，连手榴弹都没有一个。我的图囊和武器准是被自己人拿走了。

“我想：‘这下子末日到了。’我当时还想过什么？您将来写小说，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可我当时确实没来得及想什么。德国

人已近在眼前，我不愿意躺着死去。我就是不愿意，说什么也不愿意躺着死去。您懂吗？我两手撑住地面，拼着所有的力气跪起来。德国人跑到我跟前，我已经站起来了。我站着，身子摇晃个不停。我真怕马上又会倒下来，躺在地上被他们活活捅死。他们的脸我一个也记不清了。他们站在我的周围，有说有笑。我说：‘哼，杀吧，混蛋！快杀吧，不然我马上就要倒下来了。’他们中间有一个举起枪托往我脖子上敲了一下，我倒下了，但立刻又爬起来。他们都笑了，有一个德国佬把手一摆，叫我往前走。我就迈开脚步走去。我满脸都是干了的血迹，头上的伤口还在不断流血，流着温暖而粘稠的血，肩膀作痛，右胳膊也提不起来。我记得当时真想躺下，哪儿也不去，可我还是往前走……

“是啊，我不愿意死，更不愿意当俘虏。我拼命克制着头晕和恶心，向前走去，这就说明我还活着，还能行动。咳，我当时口渴得要命，嘴巴都张不开了。我拖着脚步往前走，眼睛前面象有一大块黑布在晃动。我差不多失去知觉了，但还是边走边想：‘只要让我喝一点水，稍微歇一会儿，我就逃走！’

“在矮树林边上，德国人叫我们全体被俘的人集合在一块儿，排成队列。这都是些我们邻近部队的战士。我认出属于我们团的只有三连的两名战士。大多数俘虏都负了伤。一个德国中尉用蹩脚的俄语问我们中间有没有政委和指挥员。大家都不作声。他又说了一遍：‘政委和军官向前两步走！’队列里没有一个人出来。

“那个德国中尉在队列前面走了一遍，挑出十五六个相貌象犹太人的人。他向每个人问了一句：‘是犹太人吗？’不等回答就命令他从队列里出来。在挑出来的人中间，有犹太人，有亚美尼亚人，也有俄罗斯人，那些黑头发、脸也有点黑的俄罗斯人。这些人都会被带到一边，当着我们的面用自动枪扫死了。然后我们又匆匆地被搜了身，皮夹子和零星东西都被抢走了。我一向不把党证放在皮

夹子里，唯恐丢失，总是放在裤子的里口袋里，搜查的时候没有被发现。嘿，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我明明知道，我的生命已是千钧一发，我即使不在企图逃跑时被打死，也会在路上被枪杀的，因为出血太多，怎么也跟不上大伙，可是当搜查完毕，党证完整地留在我身上时，我快乐得简直连口渴都忘记了！

“德国人把我们排成行军纵队，押着向西方走去。道路两边走着的押送队相当强大，还有十来个德国兵骑摩托车在后面监视我们。他们一个劲儿地押着我们向前走，可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两次倒下，爬起来又走，因为知道只要在路上逗留一分钟，队伍就会过去，我就会被当场打死。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军士就是这样被打死的。他腿上负了伤，勉强拖着脚步走，嘴里不停地哼哼着，有时疼得直叫。我们走了一公里光景，他忽然大声说：‘不行，我走不动了。同志们，永别了！’说着就在路上坐下来。

“有人想随手扶他起来，可他一起来又坐到地上。当时的情景真象做梦，我还记得他那张苍白的年轻的脸、紧蹙的眉毛和泪水汪汪的眼睛……队伍走过去了。他落在后面。我回头瞟了一眼，只见一个骑摩托车的德国兵驶到他跟前，从皮套子里掏出手枪，在他的耳朵旁边开了一枪。在到达河边以前，法西斯匪帮又打死了几个落伍的红军战士。

“后来我看见了小河、河上毁坏的桥梁和陷在渡口的卡车。这当儿我突然扑倒在地上。我有没有丧失知觉？没有。我伸直身子躺在那里，满口都是沙子，恨得直咬牙。沙子在我牙齿缝里飒飒作响，可是我爬不起来。同志们在我身边走过，其中有一个悄悄地说：‘起来，要不他们会把你打死的！’我用手撕嘴巴，按眼睛，想靠疼痛的刺激增加力气站起来……

“队伍已经过去了，我听见摩托车的哒哒声越来越近。我终于站了起来！我没有回顾骑摩托车的德军，却象醉汉一样摇摇晃晃